

mpereers
同龄人

HESHU
LIXIAN JI

“河鼠” 历险记

[美] 卡罗琳·史蒂文斯 著
高泓 何乐 译

世界中学生喜爱的书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世界中学生喜爱的书

“河鼠” 历险记

[美] 卡罗琳·史蒂文默 著

高泓 何乐 译

HESHU
LIXIAN
JI

上海教育出版社

原书名: RIVER RATS

版权所有: 卡罗琳·史蒂文默

Copyright © 1992 by Caroline Stevermer

原出版者: 美国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中文版权所有: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获美国哈考

特·布雷斯出版公司授权独家出版发行

中文版权中介: 中国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

美国美达亚国际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 20-98-046 号

“河鼠”历险记

[美] 卡罗琳·史蒂文默 著

高泓 何乐 译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电话: 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6.75 印张 128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册

ISBN 7-5435-2719-7/I·211 定价: 8.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未来的假想年代。一场核爆炸带来了饥荒、瘟疫和暴乱,几乎毁灭了整个美国。人们生活在对美好往昔的无限追忆中。

曾先后作为博物馆和孤儿学校的一艘蒸气轮船,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被一群少年解开缆绳,开始了它在密西西比河上自由自在的漂流生活。对于托比、林蒂、猫仔、钉子这些风华正茂、向往自由、勇敢坚毅的少年人来说,“河鼠”是他们的家,摇滚乐是他们的生命。大概他们没有想到,一次偶然机会搭救的一名老乐手不但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为他们掀开了冒险的一页……

这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这是对美好人性与和平的呼唤。跌宕起伏的情节,妙趣横生的对话,吸引人的不只是这些……

本书绝对值得一读再读。

本书除被美国图联评为最佳青少年图书外,还曾获多项美国少儿文学界大奖——金鸭子奖(Golden Duck Award)、金风筝奖(Golden Kite Award)、纽约公立图书馆少年图书奖、学校图书馆年鉴荣誉奖等 12 项荣誉。

译者

1998 年春

出版说明

当今世界,各种读物五花八门,各种传媒五光十色。读什么,接纳什么,要有比较,有选择。比较得有眼光,选择得有智慧。

我们推出的“同龄鸟”丛书,是比较的结果,是选择的产物。

“同龄鸟”丛书将比较的眼光投向全中国,投向全世界。我们一是选择外国及港台地区中学生喜爱的作品,二是选择我国20世纪的名家名作。前者是引进,后者是原创。

引进加原创,世界加中国。这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放飞“同龄鸟”,让“同龄鸟”鼓动这双翼,飞进中学生的广阔天地。

文学是多元的。正像数学有一题多解,文学也有一文多读。文学的魅力正在于创造性的阅读。“同龄鸟”丛书将营造常读常新的阅读兴味。

文学的语言是有魔力的。文学的形式也是一种“语言”。“同龄鸟”丛书将努力创造一种新的形式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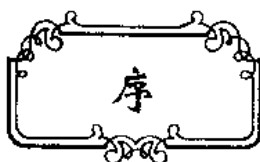
“同龄鸟”丛书把作者、学者、编者、读者的知识组合起来,形成一种崭新的导读、点评、自评本。这是“四者”的心灵对话,是“四者”的智慧互动。这是版本学的新尝试,是审美学的新拓展。

我们期待这“四者”的和谐合奏。

我们期待这“四者”共奏出21世纪的辉煌。

鸣谢

本书的完成归功于泰莉·温德林,《河鼠》时事讽刺剧的作者。比起她燃起的其他大火,这只不过是个小火花,但是它顽强地燃烧了好多年。但愿这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



这条河惟一麻烦的就是水不能喝。在水上可以划木筏和独木舟，还可以开明轮汽船。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在水里游泳。只是游泳时你最好把嘴巴闭严，不然一不留神吞进一口水，接下来的日子就够你受的了。河水呈咖啡色，油腻腻的，像稀释过的瘦肉汤。河水有毒，喝下去会死人的。当然喽，人终有一死，可毕竟不该这么个死法。明轮汽船把河水抽上来后烧开，再用蒸气作动力。溯河而上，汽船能以每小时七英里匀速行驶。比木筏强，木筏根本划不上去。也比独木舟快，而且不必费那么大力气。大爆炸之前的一百多年以及之后的将近二十年里，河上都没有明轮。但我们有一艘，我们有“河鼠”。

对我来说，要说清楚“河鼠”是很难的。你怎么说得清自己的家呢？在我眼里，她就是她自己。注视她的时候，我不看她那红色的蹼轮，她那曾经漆成灰色的三块甲板（现在漆早掉光了）；我也不看那长长的木头花边一般的甲板栏杆。我倒是留意那一对大黑烟囱，但与其说是因为它们又高又花哨，还不如说是因为从烟囱里而冒出的滚滚浓烟。这么说吧，“河鼠”并没什么好看的，可在船上的感觉——蹼轮的撞击声，航行起来后甲板的颤动——嘿，那才叫带劲呢。

在大爆炸之前，“河鼠”是一座博物馆。她是依照老样子设计制造的。造她的人肯定花了一大把钱，因为她以前从里到外都给擦得很漂亮。依他们的工艺，她在河里航行本该像水獭游过小溪一样轻松。不幸的是，他们把她像条狗似地拴着。她被系在一个小船坞里，向人们讲述这条河的历史。大爆炸之后，一切都变了，“河鼠”也变成了一所孤儿学校。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大爆炸期间发生了什么。人人都认为自己知道，就像他们认为自己知道发生过的所有其他事一样。可事实上人们什么都不知道——情况就是这么糟糕。也许是炸弹，也许是毒气或细菌战……总之发生了什么不平凡的事。

大爆炸过后的十五年里，千百个孩子来来往往于小船坞。在这里，他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还学会了读写和算术。自从有记忆以来，我就呆在这所学校里。我几乎没注意到我住的地方跟船坞外的其他建筑有什么不同。我学会了读写，学会了必须喝烧开水。对我来讲，这些学问已经不少了。

托比和埃斯特班来孤儿院的时候，我刚好十岁。他们比我大三岁。他们来之前曾在别处受过点教育，而且到了能自理的年龄。他们来此不光是为了讨口饭吃，他们真是来学习的。

可不知为什么，托比和埃斯特班不是很适应这所学校。老师们已倾尽全力，托比仍然不满足于老师教授的书本知识。她凡事都要问个究竟。埃斯特班更甚，他要亲自把书都读一遍，然后再向每一个大人提问。老师们都很忙，不喜欢总被提问。

不久，老师们就不用普通课程来束缚托比和埃斯特班，由他

们自学去了。

就是埃斯特班和托比发现了博物馆的记录,并且向我们这群孩子讲述了“河鼠”的来历。他们还说,只要我们有心想学,她能够重新投入使用。他们找来了一些关于水上生涯的书,还教给我们什么叫水深测量,什么叫做英寻。

我十一岁那年,“河鼠”恢复了自由。我们并没有把她偷走。我们救了她。大暴雨来了,孤儿们本该被带到高地上去,可来接最后一批孩子的车一直没到。天很热。天空都变绿了,好像撞青的伤口一样。空气又潮又闷,让人呼吸困难。然后就起风了。

一阵风过后,我们认识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就要来了。留在那里很不安全,系泊在那里的“河鼠”会撞个粉碎。甚至离开那里也不安全,船坞里的每个码头都像匹小马一样跳跃着。但是我们非走不可。

小一点的孩子们帮助我拆掉了桌椅。托比用这些从家具上拆下来的木头在“河鼠”的炉膛里生起了火。埃斯特班用水泵抽起河水注满了锅炉。不一会儿,“河鼠”的烟囱里就冒出了缕缕轻烟。一团蒸气将昏睡多年的发动机惊醒。孩子们帮我解开缆绳。埃斯特班驾船朝开阔的水域驶去。

有些东西在书本里是学不到的。我们此番航行可谓历尽艰辛,有好多次大难临头。然而托比总算没让锅炉爆炸,孩子们和我保证“河鼠”远离暗礁和浅滩。埃斯特班则把我们带往安全的地带。

大风刮起来的时候,我们在上游四十英里外的一个地方靠

了岸。虽然在恶劣的天气下呆在船上不安全,但因为是在上游,暴风雨就没那么可怕了,和一场普通大雨差不多。再说这条船带着我们走了这么远,把她单独扔在这儿未免有些过河拆桥,“河鼠”救了我们,我们惟一该做的就是呆在船上照看她。

几天过后,我们回到了船坞,把那些想回家的孩子放到了岸上。等到狂风暴雨停歇后,埃斯特班、托比和我知道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家,从此便乘“河鼠”自由自在地在河上漂流。

没过多久,我们便发现,如果我们把“河鼠”照料得好,用偷来的煤、换来的木柴和拆散的家具让船跑起来,她也会同样照料好我们。后来,林蒂、钉子和雅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一起驾驶着“河鼠”,主要靠音乐、新闻和邮件来换取一些饮用水、食物和衣服,有时我们也搬运一些货物,但从来不载客。

我在旧书里看到过这样的画面,旅行有许多种方式:飞机,火车,小汽车,小船,自行车,还有小飞艇。我从来没有机会来试一试身手,可我一看就知道,明轮汽船可以把它们全部比下去,就好像住在一栋会走的房子里一样,可有时它又好像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不动的东西。你能感觉到脚下的甲板有了生命,同时河流在你的周围舒展开来。那不是别的,是生活:属于我的惟一的一种生活。

目 录

序	(1)
1 在甲板上	(1)
2 林中追逐	(15)
3 吉他夜曲	(27)
4 有目的闲逛	(45)
5 投票表决	(60)
6 抗击来犯者	(78)
7 雅克留守	(99)
8 野小子	(117)
9 走过乡野	(142)
10 “法老之墓”	(163)
11 独步幽深	(178)
12 智夺“河鼠”	(193)

1. 在甲板上

我们正在上游向北行驶，就在德里斯巴赫的上面，那里最深的水道流向西海岸。

埃斯特班把船开得离河岸那么近，白杨树叶落下来粘在甲板上，好像黄纸剪成的心。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呆在上游未免有点晚了，这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所有一切的轮廓都像描过一样格外分明。

“河鼠”溯游而上，我呆在往常的地方，在船首，拿着测竿，等候埃斯特班询问水深。林蒂靠在上层甲板的栏杆上欣赏风景。

从那里欣赏风景比在主甲板上强得多。从我所站的地方，只能看到岸上的一丛丛石南和银色的白杨树干。偶尔还有古老的大柳树垂在水面，仿佛在倒入水里之前要估摸一下水深似的。水浪不停地冲刷着它们脚下的泥土，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根在下面支撑着树干。哪天树根也没了，树就会倒下来，于是河中就有了一棵新的沉树，时刻准备着在下一艘走得太近的汽船的船身上划几道口子。当“河鼠”靠河岸太近时，树叶会落在甲板上，从船首很难欣赏到这种风景。

不过，这时候我是不应当看风景的。我应当靠在桅杆上，眼盯着河水。

埃斯特班询问水深时，林蒂会向我传达这一口令。我要做的就是眼盯着河水，听林蒂的传话。可是我听到的却是喊叫声和狗吠声。我朝岸上望去，想看看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除了以每小时七英里的速度依次从我面前滑行而过的石南、白杨木和来年的沉树外，我什么也看不到。

我抬头看了看林蒂。“你看见什么了吗？”我问道。

林蒂正靠在栏杆上，专心致志地看着什么。“还没有，”她叫道，“可不管它是什么，它正朝着这儿跑来呢。”

我侧耳倾听。在猎犬追猎的声音中有种东西——与其说是狗吠，不如说是呜呜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猎犬在追猎。喊叫声不太容易听真切。我正想辨析着喊的是什麼，这时林蒂直挺挺地从栏杆上探出身来，一边指一边喊：“看哪！”

我顺着她的深绿色衣袖望去，瞥见一个灰色和棕色相杂的影子在岸上摇摆的树枝中移动。

“嘿，先生！”林蒂喊道，“先生！小心啦。你离河水太近啦。”

于是我看见了他：在我们前面大约五十或一百码的地方有个老头，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土黄色的头发编成一根根老鼠尾巴披散在肩膀上。他满脸的煤灰和胡茬子都遮掩不住他的惊惶。他沿着河岸向我们跑来，一路急匆匆地拨开树枝。他离河水非常近，靴子蹚起的尘土都掉进了河里。

在他身后，猎犬的叫声越来越近了。

上面驾驶舱里的埃斯特班肯定也看见了他。我听到了他对

机舱里的钉子压低声音发出的信号。“河鼠”的速度慢了下来。

从我身后传来坚定的脚步声，雅克来到我身边的栏杆旁，手中握着救生圈和绳子。头顶上传来托比镇定的声音：“水深，猫仔。”

我赶忙去测。第一次测量倒没什么。竿子又干净又光滑，越过栏杆扎到油腻腻的河水里。小事一桩。第二次测量就让我讨厌了，竿子提上来黏糊糊的。可还有第三次、第三十次，弄得我肩膀生疼，脊椎好像要断了一样。测量水深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

“测标三。”我一边抽回竿子，一边回头喊道。我竭力不去注意周围的骚乱，专注于测竿上的标记，这是件很难的事，可命令就是命令，尤其是托比的命令。据我的知识，测标三就是三英寻，水深十八英尺。“河鼠”吃水是九英尺，不是英寻。

“他们抓住他了。”林蒂说。

我测第二次的时候抬起头来。有一条黄狗扑到老头的胳膊肘旁，在撕咬他的破衣衫的袖子。男人们从乱糟糟的矮树丛后面走了出来，是些大个子男人。有几个手里拎着木棒。老头仍在试图沿着河岸爬行，可那条狗可能马上就会把他推下水。我把目光转向河水，一动不动。我不想看下去了。再说，托比还在等我报下一次水深呢。

“测标三。”我喊道。我又一次把竿子扎下去，“二又四分之一。”也就是十三又二分之一英尺。没有刚才的数字好了。但愿埃斯特班专心导航，不去留心那个老头。岸边传来很大的水花

飞溅声，岸上的男人发出一声咆哮。我一直看着测竿。又是哗啦一声，这一次声音轻一些——雅克抛下了救生圈。我迅速瞄了一眼。岸上的男人们在朝我们咆哮。他们总算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

我在甲板上感觉到我们的航线起了变化，埃斯特班在将船向岸边驶去。然后我从水深发现了这一点。“测标二。”我喊道。现在只有十二英尺了。还剩三英尺。

我把竿子插回去时又偷偷回头看了一眼。托比还在上层甲板的栏杆旁。林蒂下来站到栏杆旁的雅克身边，手中握着救生圈的绳子。我看不见那个老头，可我听得见水声。岸上的人离得特别近，我都能看见他们的脸了，由于日晒或者气愤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他们满脸通红。“一又四分之三！”我喊道。我的声音有点发尖。十又二分之一英尺。还剩十八英寸。

岸上有人扔过来什么，我测量完水深刚抬起头来，就溅了一身的水。我把水啐出去，喊道：“十英尺。”

“埃斯特班，”托比的声音平素很柔和，可必要的时候也能传得很远，“猫仔说只有十英尺了。”

“九英尺半。”我对她说。我的声音跟她的一样镇定，这让我感到很高兴。

在我的脚下，甲板仿佛摇晃了起来。埃斯特班开始带着我们驶离西岸。我只能回头瞄上一眼。我用余光看见，雅克和林蒂把救生圈从栏杆上拉了上来。好像还带上来一大团灰乎乎的破布。

“十英尺。”我喊道。

“河鼠”加快了速度。岸上的男人和猎犬企图赶上我们,但很快他们就吃不消了。我一直进行着测量工作:“测标二。二又二分之一。测标三。测标三。”

水深到了较为安全的测标三,这时我沿着栏杆的方向望过去。雅克和林蒂正在拾掇那个老头,就好像在拧一个拖把。河水从他身上一桶一桶地流下来,小溪流似的向甲板上各个方向流动。

岸上的男人们被我们甩下好远,还在大叫大嚷。我一点没听清他们喊的是什么,但我还是探出栏杆,朝他们做了一个鬼脸。

托比的声音像一桶雪一样从上层甲板泼下来:“水深,猫仔。”

我们未下锚的时候,托比是不能给埃斯特班下命令的,但她可以随时任意调动我们其他人。我又回去测水深了。

“河鼠”的蹼轮带着我们驶向上游,每分钟平稳地打十八下。埃斯特班凭着他平日对空间和时间的感觉,带着我们安全地通过了岸边湍急的水流。我们又回到了河心开阔的深水水域。我第二十次探测水深,竿子什么都没触到。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竿子放在了甲板上。“够不到底了,”我抬头朝托比喊道,“完全够不到底了。”

托比向我碰了碰帽檐,作为简单致意。我也朝她笑了笑,伸了伸酸疼的胳膊。

老头似乎想挣脱雅克和林蒂。他身子很弱，而他们又把他裹在一条毯子里，所以他根本动弹不得。他们跪在甲板上，努力把灌了不少河水的他抢救过来。雅克扶住他的头，好让林蒂用勺子给他灌食油，结果还真管用，老头把吞下去的河水全吐出来了。他呕吐的时候，雅克恶心得缩回身去。甲板上积了一大堆秽物。

“他很冷，我们得再拿条毯子来。”林蒂说着。她的两手都脏了，只得用手腕和手背拂开眼睛上的头发，灰裤子的膝盖全湿透了，绿衬衫的前襟上也尽是污渍。

她似乎并不在乎，也不去注意甲板上的秽物。不知什么才能让林蒂觉得恶心。

雅克抱着第二条毯子回来的时候，托比也来了。她两手深深地插在外套口袋里。她一烦恼就这个姿势。我想那是因为她不愿让你看见她那紧握的连指节都攥成了白色的拳头。

“怎么样？”托比说，她端详着林蒂和老头，“这儿的情况怎么样？”

林蒂抬起头，绿眼睛在垂在额头上的一缕头发下面闪闪发光。她用手背将头发拂去，微笑道：“他还活着，已经倒空了。”她把老头的脑袋搂在怀里。他的长头发散落在她的另一个手腕上，像一堆发霉的线绳。

雅克一边摇头一边掸着他蓝衬衫的前襟：“但愿如此。”

托比的黑眼睛眯了起来：“是你们把他拉上来的。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呢？”